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管城碩記卷九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春秋一

春王正月胡傳曰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

按春秋夫子尊王之書王正月者明其為周王之正

月也冠春於王示王者之法天也冠王於正月示天下以遵王之時也胡傳謂以夏時冠周月葢夏以寅月為春夫子於冬子月上加一春字春正月以下仍記周子月事也殊不知周以建子為正即以建子為春也桓公八年春正月已夘烝爾雅釋天冬祭曰烝若周改月不改時烝安得於春正月乎僖公五年春正月辛亥日南至周以建子為春為正月故冬至在是月汲冢書周月解曰維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

短極是月斗柄建子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右回而行其以一月為正月即以一月為春矣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唐書天文志曰魯史失閏至不在正蓋是歲朔旦冬至時史失閏不在建子之月而在建丑之月也若仍用夏正豈可謂冬至在仲春二月乎前漢志曰春秋殷歷皆以殷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殷歷以為丁酉懿公九年正月癸巳朔旦冬至殷歷以為甲午魯冬至在周正月春秋

以前皆然春秋謂之南至者時以十一月為春則不可以為冬至直謂之南至耳書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孔氏曰此一月是十三年正月則序之以正月為一月非即經所謂春乎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穀梁疏曰周之七月夏之五月禮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魯之夏至在秋七月則魯之冬至不在春正月

乎春秋後傳曰惟王者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竹書紀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若謂周正不改時曲沃因之烏在其為改元乎左傳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周為五月若以夏時冠周月可謂春五月乎昭公四年七月日食於豕韋之末降婁之初以算法推之日躔右轉夏正四月日食當在於實沈何由於降婁乎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食在辰

尾於夏正則十有二月在元枵烏得在辰尾乎莊公七年夏四月星隕如雨公羊傳注曰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昏參伐狼注之星當見月令仲春之月昏弧中則是狼注之星當見也若以夏時冠周月何不云春四月乎桓公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惟子月無冰故異若夏正寅月不為異矣成公元年二月無冰惟丑月無冰故異若夏正二月不為異矣使謂春正月以夏時冠周月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此不言正月矣

可謂夏時之春無冰乎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於夏為八月故雨雪非其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傳注曰建酉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雷於夏為正月故非其時若夏之辰月震雷又何說乎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自以五月為秋若夏之七月安得有麥禾亦安得為苗乎桓公五年秋大雩傳曰書不時也唐書天文志日度議曰周禮龍見而雩周歷立夏在觜觿二度于晷

漏昏角一度中蒼龍畢見雩當在建巳之初禮也建巳為周之季夏今乃在秋故曰不時國語辰在斗柄注謂戊午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夏為十一月殷為十二月是月合辰斗前一度若夏正之春正月辰又何由而合乎禮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於太廟鄭氏以孟春為建子之月季夏為建巳之月則是春正月為周正之春矣後漢書陳寵奏曰冬至陽氣始萌天以為正

周以為春則是十一月得言春矣魏書高堂隆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建子建丑皆可言春矣又唐志歲星差合術曰昭公八年十一月楚滅陳史趙曰歲在析木之津十年春進及婺女初在元枵之維首傳曰正月有星出於婺女則是以十一月為正月即以正月為春矣王伯厚曰春秋以周正紀事左傳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三事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傳取國史有自

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安可執經疑傳据傳疑經也安可謂建子不得言春而以春正月為夏時冠周月也春秋二百四十有二年其書春王正月者九十有三明其為周王之正月也是時三正迭建故特書王正月以别之而文中子作元經亦曰帝正月吾不知其奚取已

公羊傳曰春王正月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謂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按文王固天王之謚也傳曰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休注曰据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知王者受命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改正朔明受之於天傳又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注曰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天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教於天下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曰政教之始据此則上文春王正月注曰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明是天王天之所命也天文字近而謚而疏

承譏而解曰文王者周之始受命制法之王理宜相繫故見其繫春如是文王非周之餘王也据是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賵豈有七月為天王之秋而正月為文王之春乎注言始受命改制布政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總繫一統其不為文王可知是文王疑為天王之譏然隱七年滕侯卒注以為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故稱侯則又承文王之譏而愈悖矣

毛西河論春王正月曰惟帝嚳與周皆以木王則皆以春王夏殷之春不得稱王以夏殷非木德也

按薛尚功彝器款式所載商鍾銘有三其一其二曰惟正月王春吉日丁亥既望其三曰惟王夾鍾春吉月是殷之春稱王矣夏建寅盛德在木又安見夏之春不得稱王乎

春秋序孔氏疏曰按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

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畧同而日數向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畧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仲尼從後修之安能盡得知其日月自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畧之

按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後世作史者編年之體以是為祖然考之杜氏長歷而春秋以書日月殊有不合如以春言之桓公十有七

年春丙午三月四日也經書二月戊公四年春壬申
二月二十八日也經書三月襄公四年春三月無巳
酉經書三月定公四年春王二月癸巳亦當爲正月
七日以夏言之桓二年夏戊申五月十日也經書四
月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七月朔日也經書六月文
十四年夏乙亥四月二十九日也經書五月戊二年
夏丙戌五月一日也經書四月襄二年夏六月庚辰
七月九日也三年夏六月戊寅七月十三日也經皆

書六月以秋言之隱二年秋庚辰七月九日也經書八月僖十八年八月不應有丁亥二十有七年八月不應有乙巳經皆書八月襄十五年秋八月日有食之則實為七月一日以冬言之僖公三十三年冬乙巳十一月二十也經書十有二月宣十二年冬戊寅十一月九日也經書十有二月成十七年十一月不應有壬申經書十有一月襄九年冬十二月無巳亥經書十有二月二十七年十有二月乙亥朔又當為

十一月朔昭元年十一月已酉實則十二月六日二
十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實則癸卯朔或以為經誤
非也春秋為孔子刑書一字之褒榮於華衮一字之
貶嚴於斧鉞而至於繫月繫日多所譌舛其可信乎
如謂春秋凡有赴則書以告之遲速者而誤之而夫
子所書日月豈盡關於從赴乎如謂仍魯史之舊自
幽王既喪天子不能頒朔而魯史失閏無所考證董
仲舒謂春秋分十二世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所

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若襄昭定哀之時夫子所親見豈猶待於推測乎秦火以後口說僅存春秋古經雖載於漢志不盡皆仲尼之手録也至所書日月或因魯史之舊或從赴告之期或譌以傳譌轉相授受夫子之因之正所以闕疑也或明知為官失之而有所不敢改也或經未嘗誤而杜氏考之而不詳也不然經譌矣而左傳所紀日月仍多所譌何也隱公三年冬十二月無庚戌傳曰庚

戊鄭伯之車僨于濟七年秋七月庚午九月辛卯八月不得有丙戌傳曰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十六年六月無戊申傳曰六月戊申公會鄭伯于老桃莊八年冬十一月癸未是月六日也傳曰冬十二月齊侯遊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僖二十八年經書癸丑傳曰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文六年十一月無丙寅傳曰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十四年七月無乙卯傳曰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襄元年

正月不得有己亥傳曰春己亥圍宋彭城二十二年
十二月不應有丁巳傳曰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二
十八年十二月朔戊戌也傳曰十二月乙亥朔齊人
遷莊公殯于大寢昭元年十二月朔甲辰也晉之烝
當在趙孟之前傳曰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
餘甲辰朔烝于温是不謂十二月晉既烝也若是者
何也余嘗聞之荀悦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
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

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即如隱公元年王正月杜氏正月辛巳朔大行正月辛亥朔庚申冬至程氏公說曰以傳五月辛丑十月庚申考之則正月朔非辛亥故杜預遷就以辛巳為朔若從辛巳則冬至不在正月意者差閏只在今年而杜氏考之不詳爾

唐孔氏曰春秋之世置閏錯失或先或後不與常同杜唯勘經傳上下日月以為長歴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

置閏若日月不同須置閏乃同者則未滿三十二月頻置閏所以有異於常

按杜氏所推隱二年閏十二月至十一年凡四閏桓元年閏十二月至十八年凡四閏莊元年閏十月至三十二年凡十一閏而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年頻閏閔二年閏五月僖元年閏十一月至三十三年凡九閏而閔二僖元及僖二十四二十五年頻閏文元年閏三月至十八年凡七閏而元二頻閏宣二年閏五

月至十八年凡五閏成元年閏三月至十八年凡六閏襄二年閏四月至三十一年凡十一閏昭元年閏十二月至三十二年凡十一閏定元年閏五月至十五年凡五閏哀二年閏十一月至十四年凡五閏趙氏汸曰長歷視大衍歷少六閏自隱二年至宣十年三失閏自成末年至春秋之終復三失閏果若是四時寒暑皆當反易不但以申為戌而已恐周歷雖差未必如是之謬案經傳有曠數年不書日者前後屢

見之長厯於此既無所據豈能無失至言頻置兩閏以應天正則𦡳次尤甚故説者疑焉

沈存中曰春秋日食三十六後世術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筭不入食法

按程敬叔春秋或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杜預以長厯推之過甲子有所不合妄曰經誤今術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然以周厯考之朔日失二十五以魯

曆考之又失十三唐一行得二十七而朔差者半唯宋衛朴謂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不入食法衛朴之言有不可信者葢以曆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自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六食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交頻食是有雖交而不食有不當交而食者矣又豈可以常法推而謂之入食限乎

春秋日食不書朔者八左氏傳曰不言朔官失之也公

羊傳曰不言朔者二日也穀梁傳曰不言朔者食晦也
按元史春秋日食三十七隱公三年辛酉歲春王二
月己巳日有食之姜岌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
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桓公三年壬申歲七月
壬辰朔日有食之姜岌云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
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十七年丙戌
歲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穀梁云不言朔不言日夜食
也左氏云不書日史官失之大衍推得在十一月交

分入食限失閏也莊公十八年乙巳歲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大衍推是歲五月朔入食限三月不應食今推五月朔加時在晝入食限葢五誤為三二十五年壬子歲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大衍推之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失閏也二十六年癸丑歲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癸亥朔入食限三十年丁巳歲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今推是十月庚午朔入食限失閏也僖

公十二年癸酉歲春王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姜岌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在誤條其五月庚午朔入食限盖五誤為三十五年丙子歲夏五月日有食之左氏云不書朔與日史官失之也大衍推四月癸丑朔去交分入食限差一閏文公元年乙未歲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姜岌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今推之失閏也十五年己酉歲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令推是月辛丑朔入食限宣公八年庚申

歲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杜預以七月甲子晦食姜岌云十月甲子朔食葢十誤為七十年壬戌歲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今推是月丙辰朔入食限十七年巳巳歲六月癸卯月有食之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應食今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成公十六年丙辰歲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丙寅朔入食限十七年丁亥歲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姜氏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大衍十一月丁巳朔入

食限襄公十四年壬寅歲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乙未朔入食限十五年癸卯歲秋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姜氏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也大衍同二十年戊申歲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丙辰朔入食限二十一年己酉歲秋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庚戌朔入食限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姜氏云比月而食宜在誤條二十三年辛亥歲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今推之是月癸酉朔

入食限二十四年壬子歲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甲子朔日食九分六秒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漢志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條二十七年乙卯歲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姜氏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限應食大衍同昭公七年丙寅歲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甲辰朔交分入食限十五年甲戌歲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十七年丙

子歲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姜氏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當誤大衍云當在九月朔今推九月甲戌朔入食限二十一年庚辰歲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壬午朔入食限二十二年辛巳歲冬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癸酉朔入食限杜預以長歷推之當為癸卯非是二十四年癸未歲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乙未朔入食限三十一年庚寅歲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今推是月辛亥朔入食限定公五年丙申歲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辛亥朔入食限十二年癸卯歲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歲十月丙寅朔交分入食限葢失一閏十五年丙午歲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庚辰朔入食限哀公十四年庚申歲夏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今推是月庚申朔入食限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七以授時推之惟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及二十四年八月

癸巳朔不入食限蓋自有歷以來無比月而食之理其三十五食食皆在朔經或不書日不書朔左氏以為史官失之者得之其間或差一日二日者蓋由古歷踈濶置閏失當之弊孔子作書但因時歷以書非大義所關故不必致詳也

襄十年公及晉侯會吳於柤遂滅偪陽傳曰春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晉士莊子曰是棄社稷也夏四月戊午會於柤五月庚寅卒攻

偪陽甲午滅之

按杜注柤楚地今彭城偪陽縣也五月甲午月八日

据唐一行以大衍推之是年閏四月丁亥小甲午在

閏月杜氏以長歴推之是年閏十一月蓋非也又按

水經注京相璠曰柤宋地今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

流逕偪陽縣故城東北地理志云故偪陽國也前志

偪陽屬楚國杜注因以為楚地今沂州嶧縣西南五

十里有偪陽城當宋地也

僖公九年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佹諸卒杜氏曰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

按甲子公羊傳作甲戌左氏及穀梁皆作甲子不應甲子在戊辰之後似當從公羊作甲戌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杜氏曰既盡也日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

按後漢尚書令黄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春秋魯桓三年日蝕貫中下上竟黒疑者以為日月正等月何得小而見日中鄭康成曰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舊説日有五蝕謂起上下左右中央者非也

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胡傳引程氏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

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

按竹書商武乙元年邠遷於岐周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文丁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為牧師周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二十一年周文公薨於豐是時周公尚在魯大禘於周公廟則所謂周公者蓋即周公亶父周公季歷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嫌其為時祭故稱大禘以別之其

實禮亞於天子之禘所用者六代之樂非天子之禮
樂也觀孔子譏三家以雍徹則魯之廟祭亦不以雍
徹可知又禘以六月亦不敢與天子同時也但比之
杞宋二王之後得用郊禘與他國有不同爾孔子曰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此所謂非禮如旣灌
而往吾不欲觀之類言周公制禮之意於是而寢衰
非以周公之後至是衰微也先儒皆以為魯之郊禘
惠公請之葢東周之僭禮也不知周公之未薨魯久

已行禘矣春秋吉禘于莊公不曰禘而曰吉禘漢鄭氏禘祫志曰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專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閒有閏二十一月禫除喪夏四月則祫又即以五月禘閔公之服於禮少四月又不禫無恩是以譏之非譏其禘也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胡傳曰大事

祫也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臣子一例也

按杜注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曰逆祀此說為最明也公羊謂先禰後祖以世數論之閔在僖前是世數同乎祖矣今乃以禰

而居前是後祖也穀梁以為無祖者升僖於閔則文公似以閔為禰而以禰為祖是無祖也胡氏以為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臣子一例也其解誤矣

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鄭氏曰說者以有事謂禘為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謂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

按唐書韋縚傳高宗上元三年將祫享議者以禮緯三年祫五年禘公羊家五年再殷祭二家舛互諸儒莫能決太學博士史元璨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之二年八月丁卯大享公羊曰祫也則三年喪畢新君之二年當祫明年當禘羣廟又宣公八年禘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則後禘距前禘五年此則新君之二年祫三年禘爾後五年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禘昭公十年齊歸薨十三年喪畢當祫

為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曰
有事於武宫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
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襄宫是也則
禘後三年而祫又二年而禘合於禮議遂定此皆用
鄭志語也又按貴與馬氏曰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
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
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
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

一禘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為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為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義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至於烝嘗禘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

於武宮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年禘於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為左氏見經中有禘於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它國之祭祀皆妄以為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安有魯國元無此祭晉人元無此言而鑿空妄說乎蓋魯伯禽嘗受郊禘之賜則魯國後來所行之禘其或為大禘或為時禘亦未可知也至於左氏所謂烝嘗禘於廟晉人所謂寡君未禘祀則時祭之通行

於天子諸侯者非止魯國行之而已恐難儕之郊望而例以僭目之也

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胡傳曰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

按桓五年傳凡祀啟蟄而郊過則書杜注曰啟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卜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夫建寅之月周之三月也今於夏四月卜郊於次節為

過矣夫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郊蓋魯之常祀也常祀有定期何假卜為傳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蓋言卜牲與日以知吉凶也周禮太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是則十日之前將祭而豫卜之者禮也經言四卜郊不從周正夏四月夏正春二月也卜三辛不吉更卜次月上辛延而間一月習卜不吉非禮孰甚焉公羊傳曰求吉之道不過三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穀梁傳曰夏四

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定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注曰書過與夏四月四卜郊皆過節次者也皆書之以譏慢也又按成七年乃免牛注曰稱牛未卜日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令曰乃免牲則是已得吉日矣牲既成矣牲成而卜郊慢孰甚焉其非禮又孰甚焉胡傳以為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猶未審於免牛免牲之别也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胡傳曰嘗祭時

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御廪災於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是不敬也

按前漢五行志曰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廪災劉向以為御廪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此其應也春秋書壬申災乙亥嘗先後

相距惟四日用焚餘以祭宗廟其褻甚矣公羊傳曰御廩災不如勿嘗穀梁傳曰未易災之餘志不敬也胡傳以八月嘗為不時失其旨矣前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胡傳以為非而此又以為不時何也

唐書啖助傳曰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明蓋如史佚遲任

者

按陸淳春秋辨疑以論語左丘明前孔子而傳春秋之左丘氏則孔子弟子之門人也後孔子左傳記韓魏智伯事舉趙襄子謚則左傳作於襄子卒後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使左丘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没七十有八年猶有著書也又陳氏讀書考曰春秋左氏傳自昔相傳以為左丘明撰其好惡與聖人同者也而其末記晉智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二十

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年不應年少後亡如此又其書稱虞不臘矣見於嘗酎及秦庶長皆戰國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稱左丘明別自是一人為史官者而朱子論語集傳引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大抵皆主於啖氏之說而啖傳史臣斷曰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謂紛紛助所階已至宋王安石疑左氏六國時人凡十一事其說

蓋本於此以愚考之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臨河而嘆趙世家注正義曰左傳哀公二十年簡子死襄子嗣立以越圍吴故降其父之祭饌而使楚隆慰問吴王為哀公十三年簡子在黄池之役與吴王質言曰好惡同之故減祭饌及問吴王也孔子與簡子同時孔子之徒獨宜先簡子之子死乎魏世家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智伯史遷謂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而國語於

智襄子韓康子亦皆舉謚則左傳舉趙襄子謚何疑也皇甫謐帝王世紀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晉滅智伯距敬王三十九年獲麟十七年爾烏在如陳氏之説有二十八年乎又以秦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左傳謂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于櫟春秋時不應有是據商君列傳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是衛鞅至秦之始而

秦已有是號矣所謂卒定變法之令者亦止如商子書中更法墾令農戰去強諸項非謂其自立官爵而後以此官之可知也漢書稱商君為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其爵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使如啖陸諸說公士大夫亦至鞅而始有乎況周有常伯準人晉有輿尉鄭有褚師此類皆周官所無亦可謂後人所羼入乎又秦惠三十二年初臘呂氏月令臘先祖令左氏云虞不臘矣是在其後也然

應劭風俗通曰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臘證知周原稱臘故茅濛太原謠曰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改臘曰嘉平秦前奈已有臘有嘉平之名可謂秦始稱臘乃改臘爲嘉平乎又以韓趙魏分晉之後堪輿十二次始有趙分曰大梁之語今左氏言分星皆主堪輿疑在分晉之後然左氏稱昭元年歲在大梁到十三年歲復在大梁未嘗言趙分也又爾雅大梁昴也可謂分晉之後始有

爾雅乎至以齊威王時騶衍推五德終始之運其語不經今左氏引之則應為六國時人然家語以伏羲配木神農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數聖人革命改號取法五行豈必謂帝王子孫皆師承土運之迂恠乎又以惟蘇秦合從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今左傳不應言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此蓋以曲禮前有車騎疏曰古人不騎馬經典無言騎者今言騎是周末時禮故也然左傳所謂乘馬如詩陳

風曰駕我乘馬與周禮校人職曰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又齊右職曰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乘馬四馬也左氏將以公乘馬而歸言將以輕車而歸豈曰以公騎馬乎又以序呂相絶秦聲子說齊雄辯狙詐直游說捭闔之辭然仲尼弟子如子貢說田常又說吴救魯伐齊豈獨非春秋時乎故前漢劉子駿曰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後漢班彪傳

曰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聞號曰國語二十篇沈約宋書禮志曰孔子作春秋諸侯諱妒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時左丘明子夏造厀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又漢宣帝時嚴彭祖善春秋其觀周篇曰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傳劉向別錄曰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

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授張蒼漢書儒林傳張蒼賈誼張敞劉公子皆修左氏春秋其源流遠有端緒無可疑也又丘明魯人北魏地形志東平富城縣有左丘明冢丘明自孔子弟子安在别是一人哉

乾隆御覽之寶

管城碩記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管城碩記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中書臣王瓆

謄録監生臣唐淮

管城碩記卷十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春秋二

隱元年傳莊公寤生驚姜氏杜注寤寐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

按十六國春秋曰西燕慕容顗其妻方娠夢日入臍喜而不敢言一日晝寢而生子左右以告方寤而起其夫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名

此則以寤寐而生為寤生也若然則姜氏何由惡之

魏書高句驪傳曰莫來裔孫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

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曾孫位宮亦生而視人以

其似曾祖宮故名為位宮魏正始中入寇遼東安平

為幽州刺史毋丘儉所破世以生而開目能視為寤

生故武姜惡之

昭公二十六年傳幽王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

而建王嗣杜注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臼也

按竹書紀年幽王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犬戎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伯服久已見殺而攜王乃余臣也杜注以攜王為伯服非

僖二十五年晉侯圍原遷原伯貫于冀杜注伯貫周守原大夫

按昭十二年周原伯絞十八年周原伯魯皆稱原伯原伯貫蓋原伯名貫也不得以伯貫為二名又按周

本紀叔帶殺譚伯唐固據左傳讀譚為原則亦稱原伯也

莊二十八年傳小戎子生夷吾杜注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襄十九年傳齊諸子仲子戎子杜注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

按昭九年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晉惠公夷吾之立在魯僖十年距莊公二十八年之後十有六年安得

先為允姓之女所生乎且二戎子也一以為子姓一以為子女何所據乎又按管子曰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君將有行公怒召中婦諸子房元齡注曰中婦諸子内臣之號葢當時仲子戎子同官諸子之職故繫之以其職耳杜以為諸妾姓子非矣哀五年傳諸子鬻姒之子荼嬖杜又以諸子為庶公子非矣觀周禮夏官之屬諸子掌國子之倅則亦以諸子名官是也

宣八年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杜注舒蓼二國名

按漢五行志宣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楚乘弱横行六侵弱而一滅國師古曰一滅國者謂八年滅舒蓼也則舒蓼不為二國明矣僖三年齊人取舒至是五十六年文五年楚公子燮滅蓼至是二十有一年此舒蓼蓋群舒之一耳世本偃姓有舒庸舒鳩舒蓼是也舒庸見成十七年舒鳩見襄

二十四年

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杜注毛國伯爵諸侯入為卿士者路史國名記曰河南籍水旁有毛泉近上邽按漢志上邽縣屬隴西郡應劭曰史記故邽戎邑也其地為今鞏昌府秦州清水縣也河南安得近之嘗見宋本水經注於穀水注中藥草翳蔽下錯以渭水注中渭水又東得歷泉至即洋水也三百二十有二字列於其下内有云籍水又東合毛泉谷水又東逕上邽城南路史不審其誤遂謂河南毛泉近上邽謬

矣

路史麇嬴姓子桓王三年楚子再敗麇師于房渚今之房陵荆州釋例云在當陽非當陽乃麇見文十一年及定五年羋姓子舊云鄖鄉非也

按桓王三年即魯隱六年無楚伐麇事惟頃王三年成大心敗麇師于房渚又文十一年楚子伐麇字皆作麇麇九倫反從鹿從禾非麇也再敗麇師者潘崇非楚子在錫穴非房渚定五年吳師居麇蓋麇所遷

之處也是時子期焚麇吳師大敗乃歸王使由于城
麇杜預曰於麇築城是也麇麇字近而譌穎容春秋
釋例曰麇當陽也郡國志漢中錫縣劉昭注引楚子
伐麇二書麇並作麇當是傳寫者誤耳或謂當陽有
麇城三國時麇芳所築然則春秋時安有麇也又錫
穴漢為錫縣沈約宋書曰漢錫縣晉太康五年改曰
鄖鄉又改漢長利縣曰錫縣据此則春秋錫穴於晉
時在鄖鄉也羅氏初未嘗深考而轉以舊注為非何

也

路史宗即賨國羋姓子頃王四年拘執宗子圍巢者

按文十二年傳楚子孔執舒子及宗子遂圍巢杜注宗巢二國羣舒之屬地在舒城巢縣之間路史謂頃王四年即文公十二年也拘執宗子即子孔執舒子及宗子者也潛夫論宗子嬀姓非羋姓也水經注曰宕渠古賨國寳宇記曰故賨國在江流縣東北八十四里安得謂即舒城巢縣之宗乎

唐書宰相世系表平王奪虢叔之地予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伐周責王滅虢於是乎王求虢叔裔孫序封於陽曲號曰郭公

按竹書晉文侯十四年鄭人滅虢其事當平王四年左傳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事在楚莊王八年周定王元年去平王東遷一百六十餘年中間尚隔桓莊僖惠襄頃匡七王何從責平王封虢裔孫漢志弘農

陜縣故虢國北虢在太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

鄭所滅者東虢也虢亦稱郭而為晉所滅者北虢也

安得混之

唐書世系表平輿之沈出郙季載成八年為晉所滅沈

子生逞奔楚為沈氏其孫尹戌生諸梁食采于葉

按成八年晉侵沈獲沈子揖是晉雖獲其君而沈未

滅也襄二十八年沈子朝於晉昭十三年楚靈王遷

沈于荆平王即位而復之則沈之未滅可知昭二十

三年吳敗頓胡蔡沈許之師于鷄父沈子逞滅杜注國存君死曰滅時沈猶未滅也定四年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盖平輿之沈至是始滅後漢書沈姫姓也通考以為姒姓非又昭元年傳金天氏裔孫曰臺駘封諸汾川沈姒蓐黄實守其祀此盖與平輿之沈兩不相涉宋書沈休文自序以汾川之沈為即平輿之沈非路史又以為沈在汾川成八年為晉所滅沈子逞奔楚曽孫諸梁采于葉不知成八年晉

所獲者沈子名揖昭二十三年吳所獲者沈子名逞安得一之又况逞既滅則逞死矣又安得有奔楚之事乎左傳非僻書而諸家謬誤至此殊不解也至若昭二十三年上距成八年凡五十年系表謂成八年晉滅沈沈子生逞奔楚為沈氏當時史館皆博雅之士而獨於左傳多所錯迕何也

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杜注賴國在義陽隨縣

按杜以賴國在隨縣者誤也賴公穀作厲厲讀曰賴僖公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杜注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是杜以賴厲二國皆在隨縣葢以厲讀為賴而誤耳据司馬彪郡國志汝南褒信縣有賴亭故賴國史記正義曰褒信故漢鄎縣之地今賴亭在光州商城縣隋志殷城縣有賴亭即今商城也何由在隨縣以厲賴為一處乎

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春秋地名考畧

曰哀元年許男復從楚圍蔡似未嘗滅

按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是時許更立君是為元公成

春秋哀十三年書許男成卒則許之未滅可知何云

似未滅是年秋葬許元公明年春秋獲麟係元公成

子結之元年成卒已踰年矣文獻通考云元公成二

年獲麟亦誤

隱十一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人伐取之杜注今陳

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顔師古注漢書曰鄭滅戴讀者

多誤為載故隋室置載州焉
按公羊穀梁二傳戴皆作載說文云𢦔故國在陳留字林云載故國在陳留𢦔與載古今字也史記功臣侯表有戴國索隱曰戴音載不得以載為誤
哀三年傳萇弘事劉文公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杜注終違天之禍
按漢書郊祀志曰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韓非子曰叔

向之讒萇弘也爲書曰子爲謂晉君何不急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周以弘爲賣周也乃殺之据此則萇子見殺當别有説春秋昭三十二年諸侯城成周晉女叔以萇弘主城周之議爲違天杜注以見殺爲終違天之禍子貢詩傳曰萇弘忠於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兎傳注皆以城周爲違天不亦謬乎

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胡傳曰尹氏天子大夫

世執朝權

按春秋三傳公穀皆曰尹氏卒左傳曰君氏卒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杜注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為君故特書於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馬端臨曰三傳經文多有異同君氏卒則以為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為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卒者竟為何人乎日知録曰君氏卒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

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然則去其夫人即為君氏矣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亦是義也據左氏曰君氏卒不稱夫人故不言葬是則君夫人氏也以不稱夫人故曰君氏義自了然無可疑也胡傳不審其義依公穀作尹氏非

徐嘉炎曰知錄曰讀春秋之文必證諸左氏之傳舍左氏則春秋無從考矣

按春秋之作旨遠義微有謂其為尊諱者為親諱者有謂其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者有謂其據事直書褒貶自見者其實不盡然也春秋之作不有左傳以明之聖人之意或幾乎晦矣余嘗見郝楚望之論春秋矣魯隱公之死仲暈弑之也而書公薨桓公死于齊彭生殺之也書薨于齊昭公出奔季孫意如逐之也書孫于齊文姜敬嬴穆姜之淫惡亦書夫人書小君死亦書薨季友酖殺其兄叔

牙書公子牙卒慶父殺子般書子般卒齊桓公殺哀姜以屍歸魯書夫人薨喪至自齊襄仲弑嗣君書子卒逐君母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季武子弑嗣君書子野卒此皆魯事之惡曲為之諱者如郝之所云不有左傳以明之亦烏知隱桓之薨由于弑之殺之也又如周惠王之見逐於五大夫也鄭莊公之射王中肩也王子帶召戎伐王火其東門也周大夫王叔伯與爭政而晉士匄聽訟也周殺大夫萇弘以謝晉趙鞅

也晉重耳召襄王于踐土不書再召王溫書狩此皆天王之醜曲為之諱者如郝之所云不有左傳以志之亦烏知聖人不書之意書狩之意也又如莒僕弑父不書僕而書莒晉欒書中行偃弑君不書偃而書晉鄭子駟弑君髡頑書卒于鄵莒展輿弑父密州不書展輿而書莒人楚子圍弑其君麇齊人弑其君陽生而皆書卒鄭祭仲衞黔牟孫林父甯殖北燕大夫逐君皆書君出奔此皆外事之疑而從輕者如郝之

所云不有左傳以著之亦烏知莒晉之弑父弑君者實何人也又如春秋僭國三魯僭禮楚僭號晉僭權魯用八佾郊禘大雩大蒐兩觀世室皆微舉其事而不直書楚武王始稱王晉襄公徵諸侯入朝晉悼公命諸侯朝貢之數齊頃公欲王晉魯鄭之君入晉稽首皆不書至于伯子男稱公侯一切因之而不改不有左傳以發之又烏知其不直書與不書不改者為何事也他如晉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未操刃而書弑

君晉申生宋痤自縊死而書殺子不有左傳以證之亦烏知書弒者未操刃書殺者實自經也讀春秋之文必證諸左氏之傳舍左氏則春秋無從考此葢不易之論也

金華王柏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解者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為朝會之樂春秋自為魯國之史事情濶遠而脈絡不貫且言詩風雅皆在其中非獨以為雅也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太

師陳詩以觀民風自廵狩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民風之善惡既不得知夫子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

按朱子集傳曰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夫所謂雅亡是也乃以黍離降為國風因謂之雅亡則亦未然詩小雅六月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

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雅亡所以為詩亡也詩與春秋相表裏故公羊疏曰春秋說云春秋書有七缺八缺之義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為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為婦之道缺也夫人無罪而致戮為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為臣之道缺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殘虐枉殺其子是為父之道缺也襄三十年

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為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
已卯烝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
是為七缺也矣此春秋繼詩亡而作也詩與春秋相
表裏豈但以黍離降為國風然後春秋乃作哉
襄二十六年傳晉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杜
注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
故唯言七穆

按襄十九年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子展子西殺子孔而分其室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鄭僖之四年子然卒士子孔圭嬀之子也鄭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故云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成十三年傳鄭公子班殺子印子羽而春秋不書故知不為卿也唐書武平一傳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它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張説素知平一該習勸令酧詰平一乃請

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一坐

驚服

成公元年冬十月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

按左氏經文冬十月下並無其事與傳惟公羊二年

傳曰前此者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齊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又穀梁傳於成元年冬十月下有是文范甯曰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言義未有無其文而横發傳者甯疑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脱此六字又如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昭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五年

春正月甲戌有日而無事公羊傳成公十年闕冬十月日知録謂春秋之闕文皆後人之脱漏亦是類也范介儒曰紀子帛郭公夏五傳經者之脱文耳謂為夫子之闕疑吾不信已

按趙氏汸春秋屬辭曰隱二年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程子曰闕文也春秋未有外大夫在諸侯上者當曰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陳氏曰子帛裂繻字蕎杜氏意之學者遂以駁左氏誤矣又按子帛二傳作子

伯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然則公羊時已無聞矣後人烏從而知之

文十一年傳冬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初宋武公之世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注曰長狄之種絶

按宋武公之世在春秋之前史記宋世家宋昭公四年敗翟緣斯於長丘則是當魯文公十一年也何謂

在春秋前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則庶與左傳合矣傳稱晉滅潞焚如之獲在魯宣之十五年榮如之獲在齊襄二年當魯桓之十六年杜注云榮如焚如之弟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陸氏粲曰史記魯世家引此傳作齊惠公二年又齊世家曰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齊惠公二年王子城父敗長翟三傳皆同蓋齊惠二年即魯宣

二年在晉滅潞之前十三年傳云齊襄公二年傳寫之誤也唐孔氏曰長狄種類相生當有支胄惟獲數人其種遂絶深可疑之且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尺之君使牧八尺之民按長狄既為君長賜以漆姓自是一國但或於所最長者奉為國主不必支屬臣庶盡長三丈也一統志秦始皇時阮翁仲為臨洮守身長二丈崔鴻前燕録符堅以乞活夏黙為左鎮郎長一丈八尺蕭方等三十國春秋申香為拂蓋郎長一

文九尺大抵亦閒氣所生其支屬不盡然也

襄七年鄭伯卒于鄵杜注鄵鄭地路史曰盟會圖疏云

鄵侯國在慈州

按世本唐叔虞居鄂宋衷曰鄂地今在大夏括地志

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隱六年傳逆晉侯於

隨納諸鄂是為鄂侯是也鄵鄂字近而譌路史妄引

之今春秋地名攷畧亦引盟會圖疏曰鄵侯國在慈

州其失攷甚矣

定四年傳武王之母弟八人五叔無官杜注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按國語冉季鄭姬賈逵曰文王子聃季之國聃與冉同即冉季載也又按周書克殷解毛叔鄭奉明水是毛爲叔鄭封國非叔聃也杜云毛叔聃誤矣史管蔡世家五叔皆就國無爲天子吏者索隱曰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其不數毛叔是也其數成叔與杜同非也夫既云五叔無官則無有官於王朝爲天

子吏者而文元年有毛伯昭十八年有毛伯過成十三年有成肅公成子文十四年有聃啟杜注聃啟周大夫益皆聃叔成叔毛叔之後為天子吏者則當日不為無官可知唐孔氏曰杜云毛叔聃或别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為說則亦以此為疑也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孔氏疏曰公羊稱子家駒云設兩觀諸侯僭天子其意以其奢僭故天災之左氏無此意

按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此觀之所由名也以在雉門之兩旁故謂之兩觀也竹書成王二十一年除治象昭王元年春正月復設象魏象魏即兩觀天子制也禮器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内闕一觀則魯之有兩觀也其僭明矣劉向曰雉門天子之門而今過魯制故致天災也公羊所引子家駒之説正可以補左氏之闕云

哀十四年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杜注成子之兄弟昭子

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按齊太公世家注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索隱曰系本陳僖子乞產陳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尚鼯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是桓公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強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敬仲系家云田常兄弟四人

乘如公宮與此事同知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然其昆弟三人不見者葢時或不在不同入公宮不可強以四乘為八人添叔父為兄弟之數

哀二十四年傳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按吳越春秋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越絶書擒夫差殺太宰嚭史記世家

並同据左氏則滅吳後嚭固無恙也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杜注曰大去者不反之辭

按穀梁傳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葢自元年遷紀不取其民故民之從紀者至是畢去也城冢記云郱縣東南二十五里有紀城相傳為紀侯去國居此不然大去不反矣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乎

昭九年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杜注陰戎陸渾之戎

潁周邑

按地理風俗記曰河南平陰縣故晉陰地陰戎之所居宣二年趙盾自陰地率諸侯之師以侵鄭即平陰也杜注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雒以至陸渾則陰地固無所專指矣据哀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楚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則陰地不得統言河南山北而無所專指矣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杜注渠氏伯糾名

按昭二十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杜注渠周地

水經注洛水又東合渠谷水水出宜陽縣南女几山

是渠伯食采于渠非渠氏也

昭十三年楚常壽過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杜注息

舟楚邑城之堅固者

按水經注沔南有固城城側沔川即新野山都舊治

也魏收地形志汝南臨汝縣有固城是固城當為城

名非堅固之謂

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杜注楚丘衛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

按子貢詩傳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春秋襄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杜注曰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則即楚丘之楚宮明矣是時天王使凡伯來聘入曹魯之界而戎伐之楚丘蓋魯地也觀僖二年城楚丘與書城中丘城郎城小穀之類同蓋楚丘魯地魯自城之以備戎諸侯無

與也竹書晉幽公二年魯季孫會幽公于楚丘是即魯楚丘也故程敬叔春秋或問曰戎伐凡伯于楚丘正義何以無責衛之詞張氏以為非衛之楚丘不得而責衛也衛楚丘在隋衛南縣屬滑州故杜佑通典曰衛南衛國楚丘也傳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與經所書城楚丘同時故說者均疑為衛地也杜注誤以成武之楚丘為衛地由此也

禮記經解云子曰温柔敦厚詩教也絜淨精微易教也

比事屬辭春秋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

按春秋作於孔子世儒以經解為疑謂孔子不應自稱為經殊不知孝經作於孔子亦嘗自稱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經曰孝者天之經其取名應始是矣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賈公彦曰云經卦皆八者謂以卦為經即周易上經下經是也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曰立讀為位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漢書藝文志

春秋古經十二卷隱七年左傳凡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謂之禮經預注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易詩禮春秋周時已稱經矣古人經止訓常未始如後世之尊崇後世以經為聖人之書故尊之而不敢並博物志曰太古書今見存有神農經山海經又如巫咸星經甘石星經師曠禽經商周時已有漢武置五經博士必是先有五經之名矣

馬端臨曰先公曰論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作起獲

麟而文止於所起

按公羊疏曰閔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寳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説題辭具有其文則是孔子修春秋在未獲麟以前故曰志在春秋也修之九月而春秋垂成適遇獲麟而絶筆蓋平日傷鳳鳥之不至而嘆吾道之不行今麟出既非其時用世之心於焉銷歇絶筆於獲麟蓋傷之也以為感麟而作者

非也

春秋公羊疏三十卷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

按陳氏讀書考曰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彦撰不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又按莊五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公羊傳曰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何休曰傳所以言魯子者欲言孔氏之門徒受春秋非唯子夏故有他師矣其隱十一年傳記子沈子者欲明子夏所傳非獨

公羊氏矣魯沈二子受學於聖人之徒而失其名字殊可惜也今徐彦有其名姓而刻公羊者不録吾恐愈久而愈沿矣

春秋穀梁傳序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按唐楊士勛疏曰艷者文辭可美之稱也其失也巫者謂多叙鬼神之事預言禍福之期申生之託狐突荀偃死不受含伯有之厲彭生之妖是也清而婉者

辭義清通若論隱公之小惠虞公之中智是也其失也短者謂元年大義而無傳益師不日之惡畧而不言是也辯而裁者辯謂說事分明裁謂善能裁斷若斷元年五始益師三辭美惡不嫌同辭貴賤不嫌同號是也今文人引用亟誤作誣劉呆齋䇿畧曰三傳之說互有得失語其得則左氏善於理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語其失則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袁坤儀備考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張

蒼賈誼皆治之後進勦襲譌舛相承幾不知巫字為何義矣

漢志曰春秋五傳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按王吉傳吉通五經能為鄒氏春秋孝經序學開五傳注曰鄒氏傳十二卷夾氏傳十一卷而史記正義乃謂建武中鄒夾氏皆絶不知此傳是誰作也

左傳哀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公羊傳孔子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

按史記孔子世家生卒年月日與二傳同彭雲舉曰余昔遊金陵邂逅孔子六十代孫承先者持所誌孔子像授余稱至聖先師生於魯襄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卒於哀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也据授時所推日食襄二十年戊申二十二年庚戌則公羊二十一年一當為二十一月一又當衍左傳已丑卒已當為乙

又按南齊書臧榮緒傳榮緒惇愛五經乃著拜五經

序論嘗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余竊謂當拜於八月二十七榮緒乃拘於庚子則所拜之日先後無定在矣

管城碩記卷十